

廣州大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 編

廣州大典

2

第一輯·廣雅叢書
第二冊

廣州出版社

目錄

毛詩後箋三十卷

清胡承珙撰 清陳奂補

一

毛詩天文考一卷

清洪亮吉撰

六六七

毛詩後箋三十

光緒十六年
廣雅書局刻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耽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于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指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笏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於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危言李氏毛詩細義徵引略備是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注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合嗣仲池持其書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於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於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

毛詩後箋序

廣雅書局印

大五百十四
小六

求序於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竝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後心許後箋得以成書所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毛詩後箋序

廣雅書局

大三百六十
小六

曩與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于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聞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與亦時時出已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類招與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真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探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簀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與因令嗣之請不辭謫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奐謹記顛末云

毛詩後箋序

三

廣雅書局

大三百八十
小六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績溪胡培翬撰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從惠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於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基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不準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費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

六四九十五

而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已費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間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卽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慎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完備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謂擔承之力以自見已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矇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剗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

毛詩後箋 別傳

廣雅書局

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廩東城皆弊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迹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員遼闊民多饑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

六五十八

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
人有授以撰著者必細加攷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
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
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
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
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
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
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
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
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
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處則固明明在小

毛詩後箋 別傳

三

廣雅書局宋

爾雅矣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傳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
詩書深裨經說治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
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
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
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
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
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
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嘉慶甲戌培壘在都
館於君邸時芳草創儀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
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壘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
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

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
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
志云古經出于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
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
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獻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
或作植職爲古文職爲今文而又云古文職或作藻且有不言
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傳字
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
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
其當文易曉從無不從應從盟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
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臚不從噓之類是也有務以

毛詩後箋 別傳

四

廣雅書局宋

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
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
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
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
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攷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
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宋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
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
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攷貫通詩義證明
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
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尙有別釋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壘書
曰承供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

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巖之辭累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微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破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暢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

六五
百三十三
小

毛詩後箋 別傳

五

廣雅叢書同案

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指也撰彙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珩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鑄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頌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清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閒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攷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卽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樵悴專臺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旌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虛

六五
百三十三
小

毛詩後箋 別傳

六

廣雅叢書同案

事周詳愼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

別傳

七

廣雅書局藏

六三十七
小

毛詩後箋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毛詩後箋目

一

廣雅書局藏

鄘

卷五

衛

卷六

王

卷七

鄭

卷八

齊

卷九

魏

六四十九
小

卷十	唐	秦	卷十一	陳	鄧	卷十三	曹	卷十四	卷十五	幽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毛詩後箋										
										二										
										廣雅書局										

谷風之什	甫田之什	魚藻之什	大雅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蕩之什	頌	周頌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魯頌駉之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毛詩後箋

三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

四

廣雅書局集

六十五

毛詩後箋卷一

涇縣胡承琪撰

等東火
國書
館圖書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
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于岐周東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
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
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上至大王而已故
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穎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

毛詩後箋卷一

一

廣雅書局集

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于諸侯
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
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于文
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簪
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
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
之于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
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自周公制禮作樂卽
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豳
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
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

六十四
小十九

乃合衆國南關雖召南韻與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通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于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案周公召公本以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于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于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于諸

毛詩後箋卷一

二 廣雅書局印

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八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奧論曰二南之詩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後世取于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鳩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敘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王文俗本刪文王于蜀后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死麕鵲虞序皆

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教益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案王氏以二南但采于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

毛詩後箋卷一

三 廣雅書局印

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寧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攷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渝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渝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沱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

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

晉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纘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畱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荊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晝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攷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攷謂江沱之間卽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言其說可信至于爲沱爲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不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于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于南方而得名不獨

毛詩後箋卷一

四

廣雅書局印

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穆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于他者不坦然眾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攷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此亦謂自北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于附會二南篇未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眾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

大五百三十三
小九

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于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攷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箏者南箏二南之箏也箏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箏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之樂適有

毛詩後箋卷一

五

廣雅書局印

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承琪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于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箏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箏者羽舞之箏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箏分文武異于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曰其地而

大五百三十三
小五

言也蓋詩所來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
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
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
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
說皆足破攷古編之謬今攷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
寤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
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
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
南無風據左傳季札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
有采繫采蘋則又以爲出于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

毛詩後箋卷一

六 廣雅書局宋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爲文
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
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
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說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
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研谿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
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迹其自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

六十四卷十七

毛詩後箋卷一

七 廣雅書局宋

于文王大姒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
夫人者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幽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
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
正內德慎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
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韓氏拾遺詩傳謂曰秦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得大姒誰稱文母並無后妃之日惟大戴禮係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
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而作是詩于是疑難議
起崔銑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閒事
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
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于王季宮人之憂樂
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
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
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
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
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
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
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滅商七年
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
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爾鄒忠允據續女維
莘之文疑大姒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間詩學用其說且
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

六十四卷十七

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攷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妣爲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妣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妣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琪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妣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

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鷺釋文本亦作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

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慎以爲白

鷺而白鷺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鶚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

漈有鳬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間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

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未可從

餘如詩總聞以爲鳩鳩風土記疑爲蒼鷺馮元敏謂狀似鴛鴦

方以智通雅定爲屬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

大五十二
小十一

稽之言皆可無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鷺也案鷺當爲鷺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

蒼頡解詁鷺金喙鳥也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摯至也讀若摯爾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猛摯之摯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鷺爲不雙言鷺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揚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嘒嘒昆鳴張衡思立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准

毛詩後箋卷一

廣雅書局

南秦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作乖誤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超諄諄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卽所謂有別者也歐陽本義疑于摯爲猛鷺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卽爲后妃毛詩稽古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琪案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迷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安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

大四百七十六
小五十一

下是字郎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間詩學謂
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
作本以雌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雌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
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
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逮為仇謂淑女為三夫人以
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為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
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
賤不克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
飛燕成帝崩嗣泯絕安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毛詩後箋卷一

十

竊窈淑女傳竊窈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竊窈其下復以貞專
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竊窈貞專貌正
與毛同是皆以竊窈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以
竊窈為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
墓子兮善竊窈史記李斯傳佳冶竊窈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
竊窈劉勰傳妙選有德之世攷卜竊窈之女王莽傳有竊窈之
容後漢書班固傳竊窈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竊窈從
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竊窈凡此皆不以竊窈為
居處至疊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為義方言云善心為竊善容
為窈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

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眾經音義引李
巡注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
逑仇異字以逑為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逑下云
怨匹曰逑亦以逑為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
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
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
不作逑承琪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逑章懷注引詩君子
好逑並引毛傳為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逑之本不得定
以作仇者為毛氏舊文也

毛詩後箋卷一

十

訓其以仇為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縵陸堂
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于開章第一義
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
害辭之譏承琪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
乃不免有眾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為訓

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意竟似目淑女為后妃矣
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
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協矣
承琪案陳意蓋以後二章為賦言后妃供荇菜淑女助而求之
其實不然二南為房中之樂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為竊窈之
淑女安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樂之即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

小五

讀詩記曰首章以雕鵲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此說是也
后妃即淑女有其荇菜之職故因荇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
求下文采謂采取荇菜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即謂納其采擇之
禮以此託興意味深長若以其荇菜為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
于首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
氏華谷詩緝皆以荇菜為賦誤矣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忌郭注云
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為思于義重複承琪案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
為一俱為臥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斯箋之以

毛詩後箋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叢刊

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異承琪謂古人
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年
亦足證反側之無一義朱傳析四字各為一義而語無所本故
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宏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左有鐘鼓
之樂孫毓述毛見正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

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
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
也承琪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
樂之者非即指后妃而何毛義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為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芼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芼

大四百九十五
小五

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即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別
為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曰左右芼之蓋
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
之義相成也玉篇琨釋也引詩左右芼之殆三家字異歟朱傳
從董氏適以芼為熟而薦之而上章釋左右為無方故稽古編
云左右訓為無方則于芼義難通熟而薦之于禮當有常所安
得云無方乎承琪案若從毛傳訓芼為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
流之同義亦可訓為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
即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
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

毛詩後箋卷一

十三

廣雅書局叢刊

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
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緦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
房中之樂所謂陰磬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
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
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關雎之詩
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
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
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攷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
樂據毛萇孫毓疏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
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磬宏
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

大五百二十八
小五